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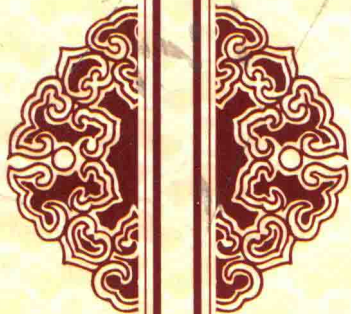
· 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魏强 著

藏族宗教民俗

研究通论

ZANGZU ZONGJIAO
MINSU YANJIU TONGLUN



· 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ZANGZU ZONGJIAO MINSU YANJIU TONGLUN

藏族宗教民俗研究通论

魏强◎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族宗教民俗研究通论/魏强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660 - 1155 - 8

I. ①藏… II. ①魏… III. ①藏族—宗教信仰—研究—中国
IV. ①B928.2 ②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0343 号

藏族宗教民俗研究通论

作 者 魏 强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严 兮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7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1155 - 8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公元7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虽然在公元9世纪中期一度遭禁止，但是随着佛教后弘期的发展，佛教最终还是在西藏扎下了根基，之后又不断巩固和壮大，并在青藏高原传播开来。早在佛教传入以前，在西藏有本教的存在，佛教本教融合成为藏传佛教（当然，在藏区仍然有本教单独存在的现象，而且其规模也十分可观）。这一藏族地区特有的宗教对藏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长时间的流传与发展，藏传佛教的思想已经渗入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

本书的写作角度立足于宗教对藏族民俗的影响，换言之，即为藏族宗教民俗。目前来看，关于藏族民俗类的书籍有很多，但是涉及宗教与民俗的图书却属凤毛麟角。在藏族传统社会中，宗教占据着重要地位，为藏族民俗文化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宗教性的民俗自不必讲，即使是世俗性的民俗，其宗教痕迹也十分明显。就藏族的节日来说，在此权且分为宗教性的节日和传统节日。传统节日中的岁时节日比如藏历年，同汉族的春节一样，是藏族群众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其中含有宗教韵味的民俗特点表现在：藏族群众要在藏历年前几天培育青苗，新年这天把新苗供奉在神龛前，其目的是希望神能保佑在新的一年里粮食丰收，这种民俗行为即带有宗教性特点。再如，人们制作许多形状各异的食物，用来供奉佛祖，藏族群众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在节日里不忘神佛佑护的一种心理表征。当然，传统节日更多的是表现世俗性的一面，并带有很强的娱乐性特点，然而，在节日的背后，宗教文化的色彩还是十分明显的。还有一点，就是绘画、雕塑和建筑，人们习惯把这几项归于艺术。我们知道，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其根本在于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借此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属浓缩化和夸张化的生活。除绘画、雕塑、建筑以外，艺术还包括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任何可以表达美的行为或事物。在藏族地区，由于宗教原因，寺院僧人和信教群众并没有把带有宗教性质的壁画、雕塑及寺院当作艺术去欣赏，去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而是另有更为深层的宗教原因。换个角度看，把藏族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融

入艺术门类是合情合理的。不过，笔者试图从宗教民俗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物以及产生这些事物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因为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这个生活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不仅涵盖人们的世俗生活，也应该涵盖人们的宗教生活。同其他大多数民族一样，藏民族从古以来就有自然崇拜习俗。其后，本教思想又渗入民众的生活。再其后就是佛教的传入，佛教后来与本教相互融合，成为藏传佛教，也影响到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说藏民族的生活实际上与宗教是不可能分开的。伴随这一情况，藏民族的习俗势必被蒙上了浓烈的宗教色彩。上面论及壁画、雕塑和建筑等，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物，情况也是如此，因为艺术与宗教在其起源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属于艺术活动的许多内容，如绘画、雕塑、建筑等，在当时却是一种宗教活动，而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至于藏民族的绘画、雕塑、建筑等，情况更是如此，而且还不仅仅是它们的起源与宗教有关，就是在整个流传过程中，也始终同宗教保持着直接关系。

《藏族宗教民俗研究通论》是一部教材，相关课程几年前已经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开设。当然此书也可以作为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对藏民族抱有感兴趣的人士的参考用书。

由于本书的涉及面广，作者对各章节资料掌握的多寡不同，研究的程度不一，各个章节的深度恐怕不尽相同；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撰写本书的时间也很仓促，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目 录

第一章 自然崇拜	(1)
一、山神崇拜习俗	(1)
二、水神崇拜习俗	(13)
三、天神崇拜习俗	(21)
四、动物崇拜习俗	(31)
五、植物崇拜习俗	(45)
第二章 征兆与占卜	(50)
一、征 兆	(50)
二、占 卜	(64)
第三章 人生仪礼	(91)
一、诞生仪礼	(91)
二、成年仪礼	(96)
三、婚姻仪礼	(101)
四、丧葬仪礼	(109)
第四章 藏戏与藏俗	(119)
一、藏戏的基本情况	(119)
二、藏戏形式的宗教成分	(124)
三、藏戏反映的宗教思想	(147)
第五章 节 日	(163)
一、本教节日	(163)
二、藏传佛教节日	(170)
三、藏族传统节日	(182)
第六章 绘 画	(191)
一、藏族早期绘画	(191)
二、佛画的产生	(192)
三、藏传佛教绘画的形成与发展	(193)
四、佛教绘画的要求与功能	(199)

2 藏族宗教民俗研究通论

五、壁画	(203)
六、唐卡	(212)
第七章 雕塑	(224)
一、印度佛教雕塑的起源与发展	(224)
二、佛教雕塑传入西藏	(229)
三、雕塑在藏区的发展	(230)
四、雕塑的题材	(233)
五、佛像制作前后的具体细节	(240)
六、金属造像	(244)
七、石刻	(250)
八、木刻	(258)
九、泥塑	(266)
第八章 宗教建筑	(278)
一、寺院	(278)
二、佛塔	(305)
参考书目	(321)

第一章 自然崇拜

青藏高原自然气候十分恶劣，给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任何风云变化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劳作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藏族原始先民对自然便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大自然左右着藏族原始先民的命运，人们在畏惧大自然神奇力量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仰。大自然的无情肆虐被藏族原始先民认为是神的力量，并由此产生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的习俗。

一、山神崇拜习俗

自然崇拜的对象，是直接为人们感官所觉察的自然力和自然物，这就是藏族先民之所以对山神特别崇拜的原因。即使在后来，当佛教传入藏地，全藏区进入政教合一的历史阶段，山神在民间仍是人们主要信仰的神灵。山神崇拜习俗虽然产生于远古的自然崇拜时期。可直到现在，藏民族对山神的崇敬之情依然非常强烈。

（一）山神崇拜习俗的成因

藏民族究竟为什么要崇拜山神，这同他们的居住环境有着直接关系。藏区集中于青藏高原，在那里群山环绕，绵延千里。知名的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等皆盘踞其间。藏族先民在生活、生产、出行等各方面都不得与山打交道。有什么样的生活、生产环境就有什么样的自然崇拜对象。久居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与山峰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对那些时时刻刻印入他们眼帘的高耸入云，且颇具震撼力的山峰，必然会产生神秘和敬畏的感觉。对群山环绕的区域内所发生的自然现象，特别是那些能够危及人们生命财产的狂风、暴风雪、雪崩、冰雹以及地震等自然现象，更会感到恐惧和无奈。在藏族先民看来，这些怪异的、极具破坏力的灾害是根本无法抗拒的，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巨大的破坏力面前自己是弱小的，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求知与探索似乎是人类的天性，生活在大自然里，

人类总是在不断解释、不断总结各种自然现象，他们试图找到这些不可抗力的奥妙。藏族先民也是如此，他们在大自然无休止的肆虐过程中，以原始的、荒诞的认识视野去看待这种极具威胁的自然力。藏族先民认为，在他们周围的高山都有威力无比的神灵，神灵在支配这些绵延起伏、直插云霄的山峰，或者说山本身就是神灵的化身。而那些直接影响藏族先民生活和生产劳动的自然现象，则都是神灵所显示出来的超人的“神奇力量”。在藏族先民看来，神灵的喜与怒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有直接影响，甚至能控制他们的命运。如果山神高兴，那么藏族先民们就能获得实惠，比如狩猎和采集都可获得足够的数量，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之需。同样，自己和家人也会身体健康，无病无灾。如果山神发怒，则会发生暴风雪、雪崩、冰雹等灾害，这些自然灾害都将会殃及他们，破坏他们的家园，甚至可夺去他们的生命。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藏族先民便采取了顶礼膜拜、虔心供奉的方式，希望去博得神灵的欢心，求其保佑，生活幸福。藏北羌塘的一位藏族牧民曾经这样说过：“由于山神能够呼风唤雨，能降下大雪和冰雹，也能保佑我们平安健康，保佑我们的牲畜兴旺，他是既能降灾也能降福的神灵，所以我们既敬重他，也恳求他，拜服于他……。”^①由此可见，追求幸福，免遭不幸是藏族山神崇拜习俗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二）山神崇拜习俗的特点

藏族先民的山神崇拜习俗与其他民族的自然崇拜相比较而言，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普遍表现在最本质的方面，即对神灵都存有敬畏心理和膜拜行为，而且对敬畏的原因和膜拜的解释大致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则主要表现在膜拜的形式方面，包括一些具体环节。

1. 敬畏山神

在藏区凡是经过高山雪岭、悬岩绝壁或是原始森林，人们都不敢高声喧哗，大喊大叫。藏族群众认为，如果这样做了，就会招来狂风大作、雷电交加，甚至会大雨倾盆。若是在冬天，就会风雪迷漫，雪崩岩塌。如果在高山峡谷随意吐唾沫，擤鼻涕，拉屎撒尿，便会被视为对山神的不敬，轻者头脚疼痛，重者则会有生命危险。据说有人曾经亲眼看见过，有的人因为在山上随便吐唾沫和擤鼻涕致使脖颈歪斜，有的因在山口随地撒尿而致使阴茎肿大。此外，在青海、甘肃藏区，至今尚有不准在神山周围捕猎野兽、采伐林木、摘花草的忌俗。据说如果有谁违犯了这条禁忌，谁就会灾祸临头，藏族

^① 田必伟：《藏族原始宗教观念演变试析》，《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

百姓认为，这些都是神灵降下的惩罚。藏族牧人认为，神山和人一样，是有血有肉的，比如岩石是山的骨骼，土地是山的皮肉，森林和青草是山的毛发，因而在神山上禁止打柴、挖土，也禁止牧人的牲畜上山啃食神草，违犯禁忌的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当然，有些藏区神山上的植物和矿物也是可以采集制药的，只是人们在上山采药前必须向山神祈祷、煨桑，以求得山神的谅解。

对山神的敬畏心理出现在对山神的崇拜之前，这是藏族先民早期对待神山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也可以说是藏族先民在山神崇拜之前的心理活动。人们面对如此强大、无所不能的山神时不知所措，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伴随他们的生产和出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为日后藏族先民的山神崇拜行为埋下了伏笔。

2. 膜拜山神

人们从对山神的最初敬畏之情继而向它顶礼膜拜，而且对山神崇拜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祭祀山神，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陡，藏族群众都要按期到山上煨桑，在山顶上有早已垒好的玛尼堆，在玛尼堆或山体一侧悬挂上一条一条彩色经幡，所有这些都是表示对山神的敬意。在甘、青一带藏区，每逢节日或喜庆之时，每家每户都会派出一人，他们登上高山，供奉、礼赞山神，这种祭祀山神的活动在收获的秋季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按照传统习俗，祭山者从家中带来各类精美食品，并将伴有芳香的鲜花等供奉山神，希望山神能够赐福于人间。在这里介绍一下嘉绒藏区较为典型的山神祭祀活动。

每到藏历的二月二十一，草坡各寨便要举行敬山神的煨桑仪式，以企求神灵保佑农牧业来年丰收。大家先用柏树枝和花椒树枝叶扎成束状，下端成三叉形置于地上，其周围堆了四大捆柏树和松树的枝叶，这就成了桑堆。桑堆的两旁各置青稞面团25个，复以青稞面制作的大盘25个，盛以蜂蜜，置放于面团之侧。这两种祭品都要放成五行一列。正面桑堆前则放青稞面5碗和用五彩彩线束好的柏树枝5束。一切准备停当，巫师（后期祭祀山神也有的是藏传佛教喇嘛主持）便开始念诵经咒，经咒诵完后，便由巫师将桑堆上的松柏枝叶用火点燃。此时大家便在巫师的指挥下，将供品由上而下，从左到右，一件一件地投入正在燃烧的桑堆之中。次序是先投青稞面团，继之以小柏树枝束，再次之为青稞酒，最后是蜂

糖蜜碳。^①

安多藏区有插箭祭山神的传统习俗，插箭节的日期基本差不多，都是在每年的六七月间的某一天举行。节日一早，人们纷纷上马，奔赴山顶，僧人和老者在事先挖好的坑里放上些粮食、茶叶、柏香、绸缎等物，之后大家合力将第一支长约十几米，上端挂满了哈达和各色彩带的箭竖立起来，围绕此箭再插上另外几十支用各种彩带和羊毛绳捆绑在一起的箭，此后，每人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箭插在周围，再往山顶拉上几条经幡。仪式完毕，人们下山回到自己的宿营地，一系列庆典活动随即展开，赛马、摔跤、拔河、唱歌、跳舞等，热闹异常，一连数日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热烈的气氛中。节日前一天早晨，各村寨的男人们身着节日盛装，跨上骏马，带上帐篷和食品，从四面八方云集在神山脚下，安营扎寨，准备迎接第二天的节日。安多藏族群众对插箭节十分重视，准备工作从藏历五月初就开始了，藏族群众制作祭山神用的各类物品，主要包括献给山神的刀、矛、弓、箭等武器；用红、黄、蓝、白、绿五种色布制成的经幡，上面有木版印制的经文、咒语、神灵佛像和吉祥图案；还有采集来的香草和香树叶、香树枝。除此之外，人们还准备了大量的食物。

煨桑祭祀山神的习俗最早始于藏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它是藏族先民表达对山神崇拜的一种形式，他们利用煨桑时所产生的那股不断向天空升腾的烟雾，以达到“达神”和“迎神”及祈请神灵莅临、求福的目的。后来这种形式被原始宗教——本教所收纳，本教祭祀山神时也采用了煨桑形式，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过有一点，本教徒在举行煨桑仪式的时候，并不单纯地只是为了用那燃烧的松柏枝叶的滚滚浓烟去迎神、达神。因为煨桑也有“驱除污秽之气，以求洁净平安”的功能。至于在神山上的插箭习俗，这是人们向山神提供各类武器，希望山神凭借这些弓箭等武器保卫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藏族祭祀山神，从形式上看，有煨桑、插箭，或者是呈献供品、垒玛尼堆、悬挂经幡等，这些方式只是祭祀山神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更为感天动地的举动来表达对山神的崇敬之情，那就是转山（总体上说是一种以徒步行走，围绕山峰转圈的方式祭祀山神）。比如每年藏历七八月间，就是安多牧民转山的日子，当地话称之为“日苏”，意为“祭山”。部分安多藏族百姓崇拜的山神是冈任波切，它在藏北牧民心中具有重要地位。过去，安多多

^① 西南民族学院：《嘉绒藏区调查材料》。

玛部落的牧民往往是全家一齐出动，几个或者是十几个家庭成群结队前往冈任波切转山，这一去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也有些人干脆就在冈任波切一带长期定居。后来，在时间上做了一些调整，即牧民一般在藏历马年转冈任波切。按照传统习俗，只有男子才可以去转神山。转山前有个简单的仪式，即要请僧人念经。转山的方向也是有要求的，要依顺时针方向转山。在转山的过程中要煨桑，放置刻好的玛尼石。在转山前，也要向山神敬献哈达、酥油、奶渣、牛毛绳和一些贵重物品。转山的方式一般为两种，一是骑马，二是步行。在步行中又有一般步行和施礼步行（磕长头）两种，一些转山者往往采用磕长头的方式以表示对山神的崇高敬意。他们走上几步，把双手高举过头顶，再收回于胸前，然后全身向前缓慢扑倒，直伸双臂，两腿绷直，额头触地，起身后向前走上几步再拜。转山者不辞劳苦，历尽磨难，以这种“五体投地”的方式向山神表达自己最诚挚的敬意。

从总的方面看，藏族百姓供奉山神，是期望山神能够保佑本地区无灾无害、农牧业丰收、家庭幸福、人丁兴旺。藏族的山神崇拜作为一种宗教民俗现象，后来又受到了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原始的自然崇拜又融进了人为宗教的思想内涵。以转山方式为例，在当地人看来，绕山转一圈可以清除一生的罪孽，转十圈可在五百次生死轮回中免遭堕入地狱之苦，能转上一百圈即可于今生今世成佛。同时，藏族群众还认为，如果在转山过程中突然死去，这是一种造化，因此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了转山队伍的行列。

（三）山神崇拜习俗的几个演变过程

从历史角度看，藏族山神崇拜习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任何事物一样，它也是有发展、有变化的。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藏族山神崇拜习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藏族原始宗教》一书的作者从原始宗教的历史发展角度归纳出三个阶段，即自然群体时期；氏族或部落时期；部落联盟时期。三个阶段的划分有其合理的一面，这对研究山神崇拜习俗的发展变化是有帮助的。

1. 早期的山神崇拜习俗

这一时期所反映的山神崇拜习俗具有地域性特点。青藏高原千山万壑，峰谷相连，藏族先民自然群体之间被座座群山分割开来，环绕在这些自然群体周围的山峰成了天然的分界线。所以说自然群体时期的藏族先民对山神的崇拜具有地域性，每个自然群体都供奉着各自地域里的山神。由于藏区各个自然群体的地域有限，地域以内的山峰有一两座或三四座不等，所以说处在自然群体时期的藏族原始先民对山神崇拜的理念是有其特点的，通常情况下

他们认为山神常是单体存在的，每尊山神各有自己的统辖之地，各自管理着自己的地盘。在一些藏族古老的民间传说中，可以了解到藏族原始先民在山神崇拜中的这种现象。在民间传说中提到的山神是比较多的，比如果洛的玛卿邦日（积石山）和年保贡则山神、羌塘的念青唐古拉山神、雅隆的雅拉香波山神、门域的麦拉嘎俊山神、松巴的息玛拉赞山神、霍尔的甲拉当巴谷直山神、达色的邦崔拉山神。

山神的地域性特点还表现在地域之间各供奉各的山神，绝不可越境祭祀别人的山神，否则就会引发部落间的摩擦。在《格萨尔王传》中就记述了越界祭祀山神而引发的部落间的战争，霍尔部落为了供奉玛卿邦日雪山，在山上建立“鄂博”（蒙古语，山口的玛尼堆），岭部落得知后，认为玛卿邦日是他们部落崇拜的山神，霍尔部落擅自建立“鄂博”，这是对岭部落的侵犯。于是，便出兵封锁通往雪山的道路，并捣毁了霍尔部落建立的“鄂博”，由此而引起了一场交战。

2. 山神崇拜习俗由分散向整体过渡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藏族先民们经历了群婚和血缘婚向外婚制发展的过程，随着这种婚姻形式的发展，自然群体逐步向氏族或部落过渡。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兼并战争。这些都相应地反映在藏族自然崇拜方面，也由单体的山神向整体的神灵体系演进，最终形成了区域性的“神灵集团”。“这些‘神灵集团’中包括了这一地域内的山神、土地神、水神、树神等保护神以及其他一些精灵。”^① 伴随藏族原始社会的进步发展，新生的氏族或部落所辖地域较之从前也就有所扩大，地域扩大了势必就将原来相对分散的山神也囊括进来，形成了众多山神相互杂糅于一个氏族或部落地域之中的情形，山神多了总要分出主次，或者说要分出个尊卑高下。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山神就有了大小之分，大山神不仅统率原先地域内的其他神灵，也统御着新近扩展进来的小山神和其他神灵。于是每个氏族或部落内都形成了一个神灵体系。藏族民间的传统信仰认为藏地有四大神山，就是属于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们是卫藏地区的神山雅拉香波；北方羌塘的神山念青唐拉（即念青唐古拉）；南方神山库拉日杰；东方神山沃德巩甲。这四座神山是藏区神山的代表，是佛教传入以前藏族原始信仰中崇拜的山神（另据传说这四大山神与其他五尊著名山神组合在一起，组成山神体系的核心，称为“世界形成之九神”）。原来的这些部落所供奉的山神，也就成了大山神，成了其新版图境内的总山神，这些山神既得到了原有属地的原始先民的敬仰，

^① 周锡银、望朝：《藏族原始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也得到新属民的认同，所以说总山神不仅其统御的地域大，而且向它顶礼膜拜的人也多。

3. 山神崇拜习俗由分散走向统一

这里要谈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自然崇拜趋于一致的问题。原始氏族或部落时期，尽管各个地域都形成了以山神为主的神灵体系，然而，各个地域里的神灵体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尚无高低之分，地域与地域之间神灵的平等关系就好比在当时各部落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一样的。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相互兼并。到了公元6世纪，西藏山南雅隆河谷的雅隆悉布耶部落日益强大，逐渐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到了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执政后建立了吐蕃王朝，雅隆悉布耶部落在连年征战中所向披靡，在他们看来，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是因为离不开部落山神即雅拉香波的福佑，这尊山神按照人们的意志去实现他们的心愿的同时，在接受本部落崇拜的过程中自己的位置也不断得以提升。于是，在人们的信仰观念中，这个部落的山神——雅拉香波便成了吐蕃四大山神之首。

雅拉香波雪山在青藏高原算不上大的山脉，在青藏高原诸山神中，它能从一个自然群体的神灵到一个地域神系首领，最终又成为“一览众山小”的山神之神。雅拉香波雪山之所以登上霸主的宝座，在部落间的兼并战争中，它所福佑的山南雅隆河谷的雅隆悉布耶部落一直都是处于优势地位，而且最终夺取了吐蕃政权，成为藏区部落联盟的首领。因而他们所崇拜的山神——雅拉香波山神，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众部落共同崇拜的山神，进而成为藏区最高的神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英勇善战的部落群体，那么雅拉香波山神也不会成为全藏区山神的最高统帅。

（四）民俗心理中的山神特征

藏族的山神崇拜习俗颇具本民族的特点，这同自然条件、宗教原因以及藏族先民的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析、总结藏族山神崇拜习俗的整个过程中，可明显感觉到这些因素在发挥着作用，致使藏族山神崇拜习俗呈现出独特的民族特点。

1. 山神的形态

在藏族看来，山神各有各的来历，皆非同一般，初始形态和变化后的形态皆颇具特色。早期藏族山神的形态有一个重要的代表形象，那就是牦牛。在藏族流传的古老传说之中，雅拉香波、年保贡则、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等山神，就是常以白牦牛的形态出现的。牦牛是高原特有的畜种，外观粗犷，四肢粗壮有力，牦牛耐严寒、抗低氧，用途很广。一头成年牦牛，体

重一般四百到五百斤，它既能提供肉、乳、毛、绒、皮张等畜产品，又有驮运、耕地、骑乘等役用价值。牧区群众用牦牛的毛编织帐篷，保暖性能极好，牧民大多居住在用牦牛毛编制的帐篷里。“牦牛在藏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这个民族整体记忆中野牦牛在群山中的活动，引发了他们对牦牛来源的思索和对其信仰的萌动。”^①由于藏族先民们的联想，进而促使山神崇拜与动物崇拜相互融合，山神的形态自然和生活在其中的牦牛建立了直接关系。所以，在藏族流传的古老传说之中，雅拉香波等诸多山神的形态就是白牦牛。例如在果洛地区（在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就流传着一则关于年保贡则山神的故事，其中讲道：有一位青年猎人，在俄错湖边救起了一条差点被黑雕叼走的小白蛇，谁知这条小白蛇就是年保贡则山神的儿子。后来这位青年猎人应山神夫人之邀到山神居住的地方作客，并接受了山神的请求，答应帮助山神消除前来侵犯神山的妖魔。当化身为白牦牛的年保贡则与化身为黑牦牛的妖魔在天空中正战斗时，青年猎人便发箭射死了那头黑牦牛，年保贡则山神获得了胜利。这里的年保贡则山神的形态就是一头白牦牛。

后来山神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藏族认为，当雅拉香波山神变成人时，其形象是一位身体白如海螺、穿着白色衣服的白人神。再如藏区的另外两尊具有代表意义的库拉卡日山神和沃德巩甲山神，前者是一位全身穿白色衣服的人神；后者是一位头戴白色丝巾，身披白色丝织斗篷，戴有大绿耳石手镯的人神。除了雅拉香波等几个著名的山神以外，还有一些小的山神分散在藏区境内，比如安多藏区的阿尼玛卿山神、年保贡则山神、藏南的扎西茨仁玛山神等皆为人的形象。

山神形象由早期的牦牛形象转变为后期的人形，这种情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通过人们在生活和生产中的不断实践和总结，促使藏族先民的思维更趋于现实和理智。在人与自然的较量中，藏族先民逐步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能力，并且充分肯定了自身的能力。原始先民所臆造出的山神的形象逐步有了现实基础，因而也就更加接近于现实生活。

2. 山神拥有家眷与坐骑

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在藏族先民心目中的山神形态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动物形态消失，山神成了人形神。不仅如此，藏族先民还按照人们的生活特点，为山神组织了家庭并配以坐骑。这就使得山神不仅具有先前的骁勇与

^① 才让太：《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

法力，而且有了同人类一样的需求。山神妻子的来历也都是非同寻常，多是以神的身份与山神婚配。雅拉香波山神的妻子名叫朗勉托吉普玉，她是天界女神的首领。常着一身淡红色衣服，右手持闪电，左手握冰雹，乘闪电而飞行，叱咤风云。此外，念青唐古拉南缘有一著名的湖泊叫纳木错，藏北的牧民认为纳木湖里的神女就是念青唐古拉山神的妻子。

变成人形后的山神以及山神的妻子同人类一样也需要交通工具，于是藏族先民再一次为山神和他们的妻子配上各种奇特且颇具神力的坐骑。比如在传说中，雅拉香波山神的坐骑是一头白牦牛。库拉卡日的坐骑是一匹能够在天空飞翔的，眼如玛瑙的白马；沃德巩甲山神的坐骑是一匹白色的神马。安多藏区的阿尼玛卿山神的坐骑是一匹魔马。安多藏区的另一位年保贡则山神坐骑是一匹灰色的马。

山神配偶的坐骑还有牦牛和鹿，如念青唐古拉山神妻子的坐骑是一头白牦牛（也有的说是一匹四蹄雪白的的神马或是一匹能飞翔的白马）。库拉卡日山神的妻子夹姆西萨（又叫库拉卡日赛温巴），骑一头绿松石般的鹿，鹿的周身用珍宝装饰，夹姆西萨还手牵着一头白牦牛。阿尼玛卿山神的妻子叫玛日羌热，骑一头毛色纯白的雄鹿；年保贡则山神的妻子骑一头红色的雄鹿。

山神有了家庭和交通工具，说明藏族先民按照人类社会的生活模式去理解山神，这充分显示出，文明因素开始渗透到自然崇拜中，自然崇拜中的合理的成分在逐步增多，这一特点亦反映出藏族原始自然崇拜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为山神建立了家庭，配置了交通工具，这种创意是“取之于民”，它的目的是“用之于民”。前者，上面已经提到了，而后者就是拉近人和神的关系，使山神在具有震撼力、控制力的同时，再添上几分亲和力。如此看来，超凡但并未完全脱俗的山神就会愈加赢得藏族先民的信任，因而，人们也就会诚心诚意地对其顶礼膜拜。

3. 山神崇拜反映出的尚白习俗

屹立于青藏高原的山峰，长年被积雪覆盖，银装素裹，洁净无瑕。藏族先民长年居住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地对白色有着一种深厚的情感，以致发展到后来的景仰白色，在他们心目中，白色是最美丽、最崇高、最神圣的颜色。毫无疑问，藏族崇尚白色完全是与他们的居住环境有关。后来佛教也崇白，佛教徒认为，白色代表纯洁、崇高，佛教的崇白与藏族自然崇拜习俗中的崇白完全是一种巧合。在藏区，广为流传的众多神话中，山神多为白色，或坐骑为白色，或全身装束中以白色为基调，以至于山神配偶的衣饰与白色的关系，配偶坐骑与白色的关系等，都可以说明这种现象。在藏族早期的崇

拜习俗中，山神多被说成是白牦牛。如上面提到过的藏区几尊重要的山神都是以白色牦牛的形态出现的。后期，牦牛形转变成人形后，尚白现象依然存在。例如，雅拉香波就是一个肤色白如海螺、身穿白色大氅的山神，它骑着一头白牦牛飞行，从口中喷出使天地白茫茫一片的暴雪。念青唐古拉山神也披覆白色，在一份祭祀念青唐古拉山神的祈愿颂文中，这样写道：“……我呼唤您的隐名，多吉巴哇采，念青唐古拉神啊，您穿什么衣裳？您穿雪白的丝衣；您乘什么坐骑？您跨雪白的神驹……。”此外，库拉卡日山神是一位全身穿白的男神，而沃德巩甲山神则是头戴白色丝巾，身披白色丝织斗篷。阿尼玛卿山神的坐骑是一匹如同白云般的魔马，他的妻子玛日羌热骑一头白鹿，另外，还说到玛日羌热的肌肤如同滑腻的牛乳一般；年保贡则山神的妻子身穿一身白色裙袍，等等。关于尚白习俗的一些情况，在上述山神的家眷与坐骑部分中也涉及了一些。

从藏族的山神崇拜习俗中可以看出，藏族先民所景仰的“白”是跟山神的法力紧密相连的，山神配之以白色战袍，银装素裹，与自然环境匹配和谐，更显几分雄赳赳的豪迈气概。藏族先民把人们所崇尚的白色和无坚不摧的山神联系在一起，如此山神更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崇拜。

4. 诸神皆具威武之气

藏区众山神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每尊山神甚至包括他们的妻子，都具有令人慑魂动魄的威武之气。这点可以从众神的装束、佩饰、兵器以及他们胯下的坐骑等得到印证。众山神大都是手持各类兵器，英姿飒爽，神勇威严，颇具震撼力。众山神为什么是这种打扮？这同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地貌、恶劣的气候条件、人们所遭受到的自然力的迫害、先民对自然力的解释等方面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人们把自然力解释成山神的行为，山神能够掌控人们的幸福与苦难乃至生与死。毫无疑问，人们认为山神威力无穷，法力无边，它能让山崩地裂，洪水泛滥。比如雅拉香波山神力量强大，无坚不摧，它发起威来，可以崩塌山岩；亦能呼风唤雨，引发洪水。再如念青唐古拉山神，又叫唐拉雅秀、唐拉耶秀或雅秀念之神，它是大念青唐古拉山脉的统治神，是“十八掌雷神”的成员之一。

如此气吞山河的山神在其外表上一定是异常英武，有盖世之豪气。比如念青唐古拉山神就有三种身相，第一种是身穿白衣，头戴白巾的白人，右手持马鞭，左手持一短剑。第二种是身穿精玉做成的铠甲，缠上黑熊皮，头戴精玉做成的有白沃图案的头盔，佩带寒光闪闪的铁剑，面色威严深沉。第三种是穿着水晶盔甲，挥舞一支白水晶长矛。再如藏区另外两尊具有代表意义的库拉卡日山神和沃德巩甲山神，前者穿戴着水晶做成的头盔和铠甲，铠甲